

1999-2009

岁月

下部

陈荣付◎著

谨以此书

献给共和国同龄人

AR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岁月

SUIYUE

陈荣付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岁月/陈荣付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4. 6

ISBN 978-7-5396-4915-3

I. ①岁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81181 号

出 版 人: 朱寒冬

责任编辑: 岑 杰 周 康

装帧设计: 张诚鑫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 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(0551) 64235059

开本: 700 × 1000 1/16 印张: 50.25 字数: 900 千字

版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98.00 元(上、中、下册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1

又是一个周末的晚上,沈静波难得没有应酬,能过上这样清静的一晚。他坐在自己的书房里,心不在焉地翻着《王朔文集》,打开页面,却一个字也读不下去。近来企业的改制工作,正紧锣密鼓地向前推进。全市的国有企业、被称作“二国营”的集体企业,在新的经济大潮中,都面临一场彻底的洗牌。永和集团也正在改制为股份制企业。沈静波此刻看似平静,心里却在翻江倒海。每年的人代会上,广大代表们关注的热点问题,都是房价增长过快。人大代表代表人民的意愿,向政府反映人民的普遍呼声,工资的增长永远赶不上房价的增长。每次人代会后,政府总是有一些新的政策出台,目的是抑制房价过快增长。人们普遍认为房地产企业是暴利行业。人们说,一个人一旦踏入房地产这块阵地,就什么也不想做了。沈静波十分清楚这个行业的内幕。因为他领导的公司,主业是做房地产的,自己在这个行当上,也经历了十几个春秋。他以为,人们眼中的一些问题,不免带些偏见,一叶障目,不见泰山。很多经济学家、学者、教授就房价过高问题在媒体上专门进行过研讨,尽管言辞激昂,宏观大论,但这些书本上的理论终究难以改变现实,阻挡不了客观经济规律的发展。

作为这个行当的一个老总,沈静波近年来经过认真地学习,也取得了一张高级经济师证书。真正谈到经济发展规律这些高深的理论,他的见解也许是肤浅的,但他的实践认识,有可能高于那些专家学者的理论知识。

他在实践中渐渐知道,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房地产将一直会是个热门的话题。我们国家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计划经济时期,人们的住房也多是供给制,计划分配。后来又经过了房改,在这个转型时期,人们密切关注的房地产问题,当然要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上。

但实际问题是:土地价格的增长、建筑材料的增长、农民工工资的增长,甚至国家每年 GDP 的增长,这些都客观地促进房价的增长,这是一个主要的

原因。

沈静波还知道，房地产企业一些灰色的支出是为人们看不见、摸不着的因素。

房地产行业，是个投资大、风险大、周期长、表面利润也大的行业。随着金融单位的企业化经营管理，对房企和房产贷款既觊觎，也放心不下，总是像小脚女人走路，摇摇摆摆。一个正处于发展或者正在上马的项目，一旦资金链断裂，其后果不堪设想。像90年代初期，海南省出现了很多烂尾楼，全国各个城市也都有这种情况。一些开头红红火火的房地产项目到后期停下了，一些房地产企业也随之倒闭。其中最大的风险，是投资出现了问题。而房地产商如今醒悟了，他们竭尽所能地筹集资金，首先是争取银行支持。僧多粥为贵，银行有困难，就向社会融资。尽管政府三令五申，法律上也立了法，这种私下融资是犯法的事，但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直线走不通，就走曲线救企之路。资金有了，楼盘上来了，灰色支出产生了，高利息加入了房价成本，水涨船高，房价不持高不下才怪呢！

沈静波深深知道这些市场上的潜规则，他的经营理念是：做企业风险不能太大，赔本的事不干，赚钱也不要太多，只要稳稳当当就行。

他的书房隔壁就是李富贵的卧室。从窗口的灯光，他知道李富贵此刻也没有睡觉。沈静波想到有事和他商量，开了门，来到李富贵的门口。正准备敲门，用手一推，不想门开了。他想：这个富贵，是忘记了关门，还是为谁留着门？

自从妻子王雪玲死后，李富贵的生活更孤单了，女儿常年住校不在身边。他经常一个人借酒消愁。

沈静波几次看到他喝了酒，摇摇晃晃地去了离他们住处不远的洗浴中心，夜不归宿。

沈静波轻轻地关上门，来到李富贵的卧室，李富贵斜靠在床头上，已经睡着了。对面墙上的液晶电视屏幕上，正回放着春晚节目。电视里的精彩片断引起现场观众的一片欢声，但电视音量调到最低，几乎听不到声音。

沈静波站在床边，久久地看着李富贵，不忍心惊扰他，将他弄醒。他想着

这位老同志加兄弟,和自己搭档已经十几个年头了。当初“文革”一结束,作为公社建筑队的书记和队长,他们进城后一直同甘共苦到现在。他们是同事,又是邻居。他的妻子王雪玲和沈静波相处也很好,趣味相投。每当沈静波和他妻子酒后高谈阔论时,李富贵酒多了,总是这样靠在床头,任由他们一直谈到深夜。他对自己的同事是信任的。李富贵的心胸宽广,这些都令沈静波敬佩。如今事业、生活比过去的年代好了多少倍,然而他的妻子没了。此刻的沈静波看李富贵一副孤苦伶仃的样子,心里涌起一阵莫名的悲哀。

企业改制起初,沈静波和政府共占 51% 股份为控股,其中政府 25%,沈静波 26%。公司员工 39%,李富贵 10%。后来,费改税,政府和企业脱钩,沈静波一人占了 51%。

企业改制后,沈静波仍为企业法人代表、董事长,李富贵仍然为书记,分管房地产开发这一块。沈静波执意要将自己的股份让出 15% 给李富贵,但李富贵就是不答应。他动情地说:“静波,你的负担比我重,三个孩子都要花费,还要为他们成家立业。而我呢,就一个女儿,负担轻,绰绰有余了。”

看着李富贵此刻的模样,沈静波的眼睛湿了,同志的友谊、兄弟的情怀,是用多少金钱也买不到的。

也许是气息惊动了李富贵,他轻轻地睁开眼,醒了,一下子坐直了身子,说:“静波,是你呀,坐吧。我怎么就睡着了?”他拍了拍脑袋。

沈静波笑着说:“工作上的事烦心,睡不着,索性来与你商量商量。没想到你没关门,是为哪位女人留着的?”

李富贵的脸上挂着笑容:“静波,你也开我的玩笑,哪个女人能看上我?”

沈静波心想:言不由衷。男人都要面子,你李富贵也是。不往下说了,他转过话头说:“昨天,我参加了市人代会,在分组讨论会上,正好和天乐镇书记一个组,他告诉我一个商业信息,他们镇辖区内,有一宗土地上市,要我们去竞买。所以,我来和你商量。”

李富贵并不热衷地说:“近来房地产不好做,地方政府直接掌控土地。地价的飞涨,迫使房价过快增长。工薪阶层买不起房子,把责任都推到开发商身上,骂我们是奸商,无商不奸,舆论哗然。”

沈静波说：“舆论哗然未必不是好事。我认为越炒作的行为，越会带来行业红火的局面。当前政府还是注意保护房地产企业的。你想想，房地产是当前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，无论是税收上，还是带动其他行业上，都不能忽视这一块。衣食住行，这是人们生存大计上一块不可忽视的阵地。”

李富贵说：“我不管这些，政策上的事是政府的事，生意人只注重效益、利润。”

沈静波说：“只顾赚钱，不懂政策，等于盲人骑瞎马。弄不好，钱没赚到，甚至还会跌跤的。”

李富贵说：“长话短说，其他就不说了。说说看，你对这宗土地的态度。”

沈静波干脆地说：“义无反顾，参与竞争。”

李富贵说：“你是一把手，这么晚了，拐弯抹角地说了这么一通，具体打算直说无妨。”

沈静波说：“我已经要办公室方大军对这宗土地具体作了一个星期的调研。当前尽管生意难做，但如果取得了土地，还是能赚大钱的。根据他们的汇报材料，我市的九龙公司对这宗土地已跟踪操作多时了，竞争难免是激烈的。”

李富贵说：“九龙公司以前听说过，但至今没打过交道。具体情况，你知道多少？”

沈静波笑着说：“公司的法人代表李九龙和你和我都是老熟人，也是一个地方人。”

李富贵想想说：“那能是谁？”

沈静波说：“是你的本家，当年的李小兵。我是昨天看了方大军的调研材料才知道的。”

李富贵半天没说话，从床上弹了起来：“这个冤家。”

沈静波说：“他和你没有瓜葛，你也不要激动。”

李富贵说：“我们都是乡党，那李小兵就是烧成了灰，我也知道他。他在‘文革’中整得你够惨的，差点使你家破人亡。听口气你很平静，对他似乎没有怨气。”

沈静波轻轻地叹口气说：“过去的事情，将成为历史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他如今也是一位商人、企业老总。人终归会变好的。现在，我们不研究他怎么做。可我们的态度很明确，公平公正竞争，既有金钱投资，更重要的是感情投资。”

李富贵有些愤愤不平地说：“真是冤家路窄，想躲都躲不过。静波，说说下步怎么办？”

沈静波说：“一切顺其自然，抛开过去，坦坦荡荡做人。”

李富贵来劲了，高兴地说：“好，就这么决定。”

这时沈静波反而犹豫起来：“不过，房地产投资，周期很长，要把这宗地拿到手，也不是三五个月就成的，这里面将有一个漫长的过程。”

李富贵说：“这样也好，不打无准备之仗，正好用充足的时间做调研工作。”

沈静波说：“就这么决定了。”

和平时一样，两位企业负责人总是在推心置腹的交谈中，不知不觉地统一了意见。

沈静波笑着说道：“书记老兄，我家还有两瓶五粮液，上次过节时一位工程队老板送的，我们兄弟俩来两杯怎么样？”

李富贵的舌头在唇边绕了一下，眉飞色舞地说：“时间晚了，你看，还是不喝了吧？”

沈静波说：“这口气好像是反问号，你在征求我意见，说明你要喝。”

李富贵大笑：“你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。”

沈静波说：“说话注意点礼貌，当心你的肠子穿孔。”

当沈静波从家里把酒拎来的时候，李富贵已从楼下的夜宵小食店里弄了几个现成的卤菜，两人面对面地坐着，津津有味地喝了起来。

酒是说话的助兴剂，两盅酒落肚，两人的谈话已经不是工作上的话题了。

开头，沈静波看李富贵闷头喝酒，每当他端起杯子向李富贵示意的时候，李富贵并不推辞，不声不响地将杯中酒一口喝尽，嘴里发出吧嗒的声响。

沈静波首先打破了沉默，酒精刺激了李富贵，也同样刺激了他。他说：

“富贵，自从王老师过世后，你的性格好像改变了很多，整天闷闷不乐。孩子不在身边，你一个人生活也是够孤单的。”

李富贵显得很平静，微微地张着口，从嘴里喷出一股气来：“谢谢你，静波，谢谢你对我的关心。”

沈静波说：“其实，人活在这个世上，孤独总是难免的。就是一对好好的夫妻吧，尽管一开始感情很好，但在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后不免也有分居的，甚至分道扬镳，给双方都带来了痛苦，因此而造成孤独。我想，人老的时候都逃脱不了孤独的境遇。”沈静波想到过去那个特殊时期的悲惨生活，他被关在公社养猪场强行接受劳动改造。每当夜深人静之时，他露宿在巢湖岸边的小孤岛上，遥望星空，想着孩子、妻子、老母，无边的孤独向他袭来，那种刻骨铭心的孤独之苦，一般人难以体会。

少年时期的沈静波，对人生的孤独也深有体会。那是国家困难时期，那一年，一场大水淹没了家乡的良田，父母和哥哥到城里谋生去了。他带着幼小的妹妹，住在临时搭盖的棚户里，每当黑夜降临、风雨交加、饥饿难耐的时候，那种孤独之感撕心裂肺，煎熬着他那幼小的心灵。

中年得志，他成了一位企业家，风风光光。家庭从表面上看，风平浪静。方大云长期在农村，担任一方诸侯，她是女强人、巾帼英雄。她决心为家乡人民致富达小康，风里来雨里去，干工作连命都不要了。同时，几十年如一日，侍奉自己的老母，这些，都使沈静波感动。但夫妻俩分多聚少，各自为了工作，夫妻生活、感情虽然没出现危机，但平淡如水。每当夜深人静时，看到隔壁的灯光，李富贵和王雪玲似乎还卿卿我我地说着话，沈静波独自站在阳台上，面对城市的万家灯火，感到无限的孤独、无奈的痛苦。

切身体会，他深知李富贵目前的孤独滋味。沈静波一句不经意的关切话刺痛了李富贵。酒精的作用使李富贵的眼睛红了起来，一汪泪水已蓄在眼角。他不停地眨动着眼睛，不想让泪水掉下来。沈静波继续关切地问道：“富贵兄，中年丧妻，不上不下，想来你很痛苦。但正常日子还得过，说说下步生活的安排。”

李富贵将杯中酒一口干了，喃喃地说：“静波，你的问话，我心里很清楚。

尽管我孤独,我痛苦,但我不会影响工作的。至于你说的生活安排,可以告诉你老弟,起码目前我不会有别的想法的。你想呀,她尸骨未寒,我马上再娶,这样是否太对不起她了。再说,像我这样一把年纪,就是娶了人,哪有没孩子的?再说就是有合适的,娶了过来,前娘养、后娘带的,家庭生活能和谐吗?”

沈静波说:“这世上没有绝对的东西,还要取决于人的素质。如果人的素质不高,就是青梅竹马,原配的一对夫妻,家庭同样不和谐,整天生活在阴影之中。”

沈静波今晚来找李富贵谈心,一是为了公司的工作,另一个重要任务,还是受人所托,来探探李富贵的口风。

出于对老同事个人生活的关心,他还是接受了这个委托。其实,委托的人是金铁柱。那天,铁柱送给沈静波两瓶五粮液,并请他吃饭,感谢沈哥哥给他介绍的那个工程项目,一下赚了几百万。酒桌上,铁柱向沈哥哥诉说了宋云妹的身世,并要求沈哥哥给她介绍个对象结婚。当时沈静波纳闷,这个女人年龄不大,既然铁柱为她介绍对象,说明他们关系不错。宋云妹比铁柱年龄还小,他自己也还是单身,为何不谈,反介绍给别人,这其中必有隐情。从沈哥哥怀疑的眼神里,铁柱作了解释:这是他原来老板的女人,如今老板有了新欢,不要她了,两人又没结婚手续。出于同情她,才托沈哥哥的。其实,铁柱隐瞒了他和宋云妹的私情,他怕长期下去,纸包不住火,一旦东窗事发,朋友堆里难以做人,尤其难面对他的老板。他哪里知道,感情这种东西,不是随便能推销的。铁柱夸宋云妹如何贤惠、能干、年轻、漂亮,虽然学历不高,也是接受过中学教育的人。但未说出这个老板就是李九龙。沈静波当时问他宋云妹要什么条件,铁柱说:“现在的年轻女人,宁嫁有钱的老头儿,不嫁贫穷的小猴儿。年龄大点无妨,但条件要好。”出于好心,沈静波想到了李富贵。

试探过李富贵的口风,听说他暂不想再娶的话,也就算了。

两瓶五粮液,不知不觉只剩下半瓶了。沈静波看李富贵说话声音有些结巴了,说道:“富贵,不喝了,酒至此为止吧!”

说着起身告辞。李富贵没有挽留。临出门时,沈静波说:“哎,富贵,明天安排一位女同志到你的办公室。我想让她做你的后勤工作,她会胜任的,希

望你能接收。”

李富贵有些结巴地说道：“静波，不、不行……我不要……女人。”

2

晚上9点，酒足饭饱后的李九龙发感叹说：“今宵酒醒何处，皇家厅美女笙歌。”陈一平打着瞌眯起了眼，不假思索地随口吟道：“灯红酒绿，天上人间宫阙！”唐大林翻着眼皱着眉想了想说：“二位老兄，文才超群，出口成章。小弟我一介农夫，一个贫下中农的典型代表，虽说才疏学浅，这些年来，为九龙兄鞍前马后，效犬马之劳，跟着二位老哥，耳濡目染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多少也学了两句。说出来，全当表明我的态度：鼓乐笙歌问我何？醉生梦死也快活。二位哪去，小弟我紧步后尘。”

李九龙说：“二位，随我来也，当然去皇家歌舞厅。”

皇家歌舞厅坐落在市中心一条街面不宽的小巷里，是一幢单独的三层小楼，面积不大，约1000平方米。一层的西头两间是接待室，靠北是一个不大的吧台，两旁摆了几对沙发。其余十多间是全敞着的唱歌大厅，二楼和三楼是包间。

女老板程茵茹，人称“黑牡丹”，看起来派头不大，但她在黑白两道叱咤风云，游刃有余。能在繁华的闹市区开起这样一个歌舞厅，整天整夜地歌舞升平，安然无事，可见不一般的能耐。其实程茵茹并无多大本事，只是来自淮北偏远农村的一般女子。她的表哥人称“李大”，是这繁华区段的治安大队长。有了这层关系，开这样一家歌舞厅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程茵茹和丁大风是朋友，曾在一家房地产公司负责销售工作，后来在表哥的授意支持下，才改弦更张，开起了这家歌舞厅，目的也只有一个——赚钱。那次应丁大风的邀请在凤凰大酒店聚餐饮酒，丁大风把她介绍给陈一平认识，并要她来李九龙公司干，表哥却不让她走。从此陈一平带李九龙、唐大林经常光顾她的歌舞厅。有时丁大风、丁小凤姐妹也去凑凑热闹，几人也只是在一起唱唱歌、喝喝啤酒。程茵茹碍于朋友面子，往往放下重要客人，全程

陪伴他们。吃好、喝好、玩好后送走了他们，几乎是下半夜一两点了。这时她才回到三楼的卧室休息，当然陈一平也会被留下过夜。

近来，李九龙因唐大林给他弄到的那块土地，开发了住宅小区，赚了大钱。他又花钱买了位于二环路上的那栋烂尾楼，改造成一家星级酒店，这个差事全权交给丁大风筹办。丁大风将姐妹俩合伙经营的凤凰大酒店，托付给妹妹丁小凤一人管理，姐妹俩都各自忙得不亦乐乎。

今晚，三个男人酒醉饭饱，一拍即合。李九龙提议去皇家歌舞厅唱歌行乐，当然这些花销都是李九龙买单。

三人轻车熟路，没有多少唠叨和麻烦，直接上到二楼的包间区，走入那间大套间，在宽大的沙发上落座。服务小姐在茶几上摆放好几盒果盘、几听饮料，服务生在大电视机前调好了音响，站起身躬身施礼说：“先生，请唱歌，祝您快乐。”说着谦恭地退出门外。领班是一位端庄、气质不凡、漂亮的年轻女子，二十七八岁年纪。头发挽起一个高高的髻子，那根银光闪闪的簪子横别在髻子中间。她笑容可掬地来到三人面前，弯腰施礼说：“程姐招呼了，她马上上来。”

过一会，程茵菇带着两个女孩子进来了。

李九龙正坐在沙发上嗑瓜子，眼前似乎一亮。站在自己面前那个高个子小姐，似曾相识。他点头示意一下，高个子小姐来到他身边坐下，挽起他胳膊笑着问：“哥贵姓？”李九龙只是看着她笑而不答。她只好作罢，伸出那白嫩的小手，从盘子中轻轻地捏起一根细细的牙签，戳了一片西瓜送到李九龙的嘴边：“哥，请用吧，这瓜是从海南空运来的，特甜。”李九龙好像有些痴迷、失神的样子。他的大脑从第一眼见到这小姐，就在转动：似曾相识，的的确确在什么地方见过面。这高挑的身材、这瓜子形的透红的脸、这一双杏眼都很熟悉。他的大脑里再仔细搜索，就是理不出个头绪。此刻他甚至怀疑自己思维是否出现了幻觉。风花雪月场所，自己这几年来经历太多了。寂寞时，有时单独一人出入舞厅、桑拿、洗脚屋、洗头房是常有的事。这样想着，自己心里劝说自己：想这些无聊之事何用？反正他对眼前这女子印象不坏，起码今晚这段时间她是属于自己的，待会儿慢慢问来，搞个清楚就是了。

三男三女，围着大茶几，喝起了啤酒。服务小姐搬来几箱啤酒，放在包厢的一角，开了瓶盖一字儿摆在各人的面前，按人头数，每人先是四瓶。

程茵茹首先端起了啤酒杯，高高地举了起来：“龙哥，你们几位能来这捧场，我真感到蓬荜生辉，小妹提议，大家共同干一杯。”

李九龙喝花酒是个高手，尤其是美女敬他酒，没二话说的，一仰脖子，来个底朝天。当程茵茹再端起第二杯的时候，李九龙制止了她：“我说小嫂，光听你所说的不行，也要听听我们大老爷们的意见。”程茵茹给了他一个媚眼：“就龙哥的花样多，你说说，接下来有何花样？不管龙哥下面有多少节目，怎么戏耍，也要把这杯酒喝尽。”李九龙哈哈一笑：“今天陈哥在这，我还能和小嫂戏耍什么？有这个贼心，也无这个贼胆子。这样吧，这杯酒，我肯定喝完，岂能抹小嫂的面子。”说着，咕噜咕噜将余下的啤酒一口气喝完。陈一平尴尬地笑笑，唐大林干脆也喝完了。两位陪舞小姐更是听程茵茹的，大家一口气喝完各自面前的啤酒。

李九龙打着嗝说：“这啤酒就是好，喝进胃里，一股凉气往上直冒，真叫人爽快。现在我提议，先听听小嫂和陈哥一展歌喉，我们几位伴舞，大家说如何？”两位陪舞小姐看看程茵茹，想从老板的脸上找答案。唐大林拍着手应道：“来，我同意龙哥的提议，小嫂，听说你唱歌的水平不亚于邓丽君。”程茵茹谦恭地说：“哪里，哪里。恭敬不如从命，来，来，献丑了。”她把一只话筒交给了陈一平，“先来首《心雨》吧！”陈一平笑笑接过话筒，用手在圆筒上拍了拍，“喂喂”地试了两声。离退休还有两年的陈一平，身体健壮，优越的生活条件，加上他的刻意保养，白皙的脸上容光焕发，额头上没有一丝皱纹。他的嗓音嘹亮、委婉，抑扬顿挫地把歌词唱得声色俱佳。程茵茹更是歌坛高手，唱腔圆润悦耳，声情并茂。“因为明天我将成为别人的新娘，让我最后一次想你……”

唐大林粗鲁地抱起那位小姐：“陪哥跳舞吧！”李九龙向高个子小姐伸出手来，绅士般地弯腰示意：“请吧！”

于是四人在程茵茹和陈一平面前，翩翩地跳起了“慢三步”。唐大林把那位小姐紧紧地抱在怀中，慢慢地向屋角晃去。李九龙搂着高个子小姐的

腰,亦步亦趋地慢慢旋转。他不经意地贴着小姐的耳边问道:“贵姓?”高个子小姐回答:“姓宋。”李九龙一惊,顿了一下问:“名字?”“我叫宋萍,查户口呀?”

李九龙这时彻底地想起来了。她就是蓝波浪洗浴中心的那个38号按摩女。是她,是她。他当时酒醉心明,隐隐约约听她说过她叫宋萍。天下真的就有这等巧合之事,那个叫宋萍的就是眼前的这个小姐,同姓同名,一字不差。再细看,的确是她,个子、长相他还有印象,就是这个样子。他相信自己的记忆,虽然当初为他服务就那么一个小时,李九龙却记得很清楚。

李九龙正在心猿意马地想着,不想歌声停了,一曲终了。这时,一个服务小姐进来了,附在程茵茹耳边低声叽咕着:“老板,有客人要见你。”程茵茹对坐在沙发上嗑瓜子的陈一平说:“老陈,你在这代我料理一下,我有个事,等会儿就来。”陈一平巴不得程茵茹这一去不要回来,他连连说:“去吧,去吧,这有我,放心。”

程茵茹前脚刚走,陈一平对李九龙说:“好像你俩聊得怪投机的,你们去里间跳吧,外面有我们呢!”

里面是小包间,虽然和外间隔了一层玻璃隔断墙,但玻璃是磨砂的,里面虽亮着灯,外面人却看不到里面的动静。李九龙掩了门,把宋萍抱在怀里,手不安分地摸了起来。宋萍用手挡在胸前,说:“不,我只是陪舞的,其他不是我的项目。”李九龙只好停住手,问道:“你真的叫宋萍?”“是的,这还有假?”宋萍说。

李九龙说:“假名、假姓、假地址,多着呢,谁能信你们。”

宋萍叹道:“唉!真是可悲。”

李九龙说:“可悲?还有一句横批呢,假牙。看来你还真的是假牙。”

宋萍说:“说实话,我只是个陪舞的,又不干别的事,我干吗要用假名?”

李九龙心里嘀咕:“说得冠冕堂皇,掉在这样一个大染缸,能有干净的?”他摸摸索索地从身上抽出一沓钱来,偷偷地塞到宋萍的手里,轻轻说道,“这是哥的一点心意,全当见面礼吧!”

宋萍一惊,把钱退回李九龙手里,说:“我不能要。”

李九龙说：“一点小费，不必认真。”

宋萍说：“我真的不要，如果我接受你的钱，我早不在这里了。”

李九龙被拒绝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风月场上的女子，哪有见钱不要的。可眼前的这个风尘女子的的确确没要他的钱。这样想着，他整个身子都停住了，他揽着宋萍的腰，再也无心思跳舞了。心想：难道当今这世上，真还有这等出污泥而不染的女子？他看着宋萍一脸的认真，并无丝毫邪念的样子，心里有了几分好感。

他再次打量这个叫宋萍的，美丽、端庄、沉稳，看样子年龄也不小了，用舞厅里的行话说：是个“老小姐”了。舞厅里的女人一过25岁的年龄，可就算是“老”了。李九龙判断女人的年龄是准确的，他自称如《三国演义》里的曹操，平生最喜欢成熟的美女。这种女人知冷知暖、知情知趣、经验老到、温良有加，交往有韵味，更能博得男人欢心。

此刻，李九龙变得十分殷切，他诚恳地问道：“我相信缘分。几年前我们是见过面的，这次再次相逢，我认为这是一种天大的缘分。”

宋萍笑笑说：“是吗？我也恍惚见过你，好像你那次酒喝得太多，醉得有些不太规矩。”

李九龙说：“是的，是的，有失检点的地方，多有得罪。”

宋萍说：“这个，我已经见怪不怪了。就像刚才一样，这是你们男人的共性和自由，关键在我自己，既然沦落在此，就是吃这行饭的，何必去计较？”

李九龙的良心，好像一下子有所发现，他轻轻地拍着宋萍的背，真诚地说：“恨大哥吗？”

“不恨。”

“大哥是坏人吗？”

“看不出是坏人。”

男人往往也需要捧，需要恭维。听了宋萍的言下之意，他不是坏人，说明这女人对自己没有恶感。李九龙真诚大胆地把宋萍一下子抱了起来，他感到宋萍的心在剧烈地跳动。宋萍并没有拒绝他的拥抱，她感受到此刻他的真诚。她小鸟依人般地躺在李九龙的怀里闭目养神。终于，李九龙不舍地放下

了宋萍，试探性地问道：“我们还有下次吗？我不愿像上次那样，几年不见你的踪影。”

宋萍说：“如果哥有诚意，做个朋友，未尝不可，但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我这个人如果认真起来，男人甚至受不了。”

李九龙说：“我承认世上的男人，包括我李九龙都有见异思迁之心，不过但凡是人，当然我说的是指男人，都有真诚的一面。真诚是无价之宝，比黄金、货币更珍贵，我相信我对你的真诚。要相信，我也是认真的。”

宋萍很激动，她的眼睛有些湿润：“我虽然沦落在此，想想很伤感。自己有时劝慰自己，忍、盼望、坚持，为生计所坚持、等待，多年来我一直在等待之中。”

李九龙说：“等待谁呢？白马王子？”

宋萍说：“这种场合，人们喊我们小姐。有谁还知道我也是个淑女？可我有自知之明，目前身份低下。因此，也不像你说的那么心高。只要能靠得住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李九龙深深地叹口气：“可惜哥老了，已是天命之年的人了，心比天高，而命比纸薄。爱我的人我不爱，我爱的人又靠不住，我清楚着呢。不瞒你说，这生我有过几个女人，但他们都不是我的红颜知己。”

宋萍说：“我相信缘分，缘分往往是不受年龄限制的。”

话说到这份上，李九龙心里有数了，他再次试探性地问道：“能给哥留个通讯号码吗？”

宋萍没有回答，她捂着肚子说：“啤酒喝猛了，涨得难受，我去趟隔壁的洗手间。”

李九龙坐在屋角的沙发上。

一会，宋萍回到李九龙身边，伸出了手：“李哥，跳个舞吧！”

两人开始轻步曼舞起来，宋萍握着李九龙的手，塞给他一张小纸条：“这是我的手机号。”

李九龙喜出望外地随手拿出手机，拨了这个号码，宋萍放在沙发的包里，顿时响起了手机铃声。

忽然，屋外的音乐声戛然而止，传来程茵茹的说话声：“龙哥呢？”陈一平回答：“在里间正跳着呢！”

程茵茹喊道：“宋萍，宋萍。”

宋萍已拉开了活动玻璃门，红着脸走了出来。李九龙跟着来到程茵茹的面前，笑着说：“小嫂怪关心的嘛，也该轮到你与陈哥进去叙谈叙谈了。”

程茵茹看着李九龙的脸，本来想唠叨他几句，话到嘴边又变了话题：“我们都老夫老妻了，有什么不好公开谈的，一定要到里面叙谈。”

唐大林接过了话：“那就让我们进去跳个舞吧。”

程茵茹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有什么不可以的，但记住，不要当着我们的面做出出格的事来，动作不要太大，免得大家跟着尴尬。不过有一条说明白，丁小凤那里，我可不给你保密。”

唐大林龇着嘴，故作弯腰施礼：“小嫂嘴下留情。小弟我这厢有礼了。”说着做个鬼脸，拥着那个陪舞小姐去了里间。

李九龙拿起了茶几上的话筒，凑到嘴上吹了吹，对程茵茹说：“小嫂，这下轮到我們唱歌了，你们跳舞吧！”

程茵茹打趣说：“我离开才不到一个时辰就说我们、你们的了，这样快就成了一家人似的，喊得多亲热。宋萍，你用什么方法把我们的龙哥一下子就缴械了。”

宋萍吞吞吐吐地说：“这个，其实……没……老板……”

李九龙哈哈一笑：“没你说的那么严重。”

程茵茹说：“不要解释了，姐姐心里明白。”

说着，逗着，电视屏幕上出现了《知音》的画面。小凤仙含情脉脉地看着蔡锷将军，相依相偎，情意绵绵。接着现出了歌词，慢慢地逐字逐句地显现出来。没想到李九龙唱歌的底气很足，标准的男中音，吐字清晰。他一手握着话筒，站在茶几前，眼盯荧屏，唱得如泣如诉：“世上难得一知己，千古知音最难觅……”

陈一平搂着程茵茹，在李九龙的面前旋转起来，两人配合默契，步履娴熟轻快……